

台灣
高陽

曹雪芹別傳

上冊



台灣 高陽

曹雪芹別傳

上册



K825.6
GY/1-1

臺灣 高陽

曹雪芹別傳

下冊

K 825.6
GY/1-2

002763

曹雪芹别传(全二册) 高 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达江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21 $\frac{1}{4}$ · 440,000

1985年3月第1版

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社 号: 124-183 书 号: 10309-77 定价: 4.35元

“曹四老爷到!”王府的护卫玉格,掀开棉门帘,向曹頌说一声:“您老请进去吧,王爷等了好一会儿了。”

曹頌将卷着的袖口放了下来,垂着手进了花厅,从屏风缝隙中已可看到平郡王福彭,神采奕奕地站着等待,随即疾行数步,转过屏风,便待蹲身请安,不道福彭的动作比他快,双手一伸,扶住了他的两臂。

“别客气,四舅!”他松了手,往旁边指一指,“请坐!”

“是!”曹頌以长亲的身份,不便叫“王爷”,一直是用很冠冕的称呼:“殿下!”

“坐,坐。”

福彭这回不作客气,自己在上首坐了下来;曹頌便坐下首,隔着花梨木的茶几问道:“殿下召唤,想是有事吩咐?”

福彭不即答言,等听差倒了茶来,又退了出去,方始开口。

“四舅看了今天的‘宫门抄’了?”

“喔!”曹頌想说:“难得看一回。”转念又想,这么说,倒象是对仕途升腾,毫不关心,有故作清高之嫌,便改了平实的语气回答:“还没有。”

“放了我玉牒馆总裁。”

“这,”曹頌起身,垂手说道:“恭喜殿下。”

“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使。”福彭微皱着眉说：“我打听过，每十年修一次玉牒，总不免闹纠纷，也不知打哪儿出来的女人，抱着孩子哭哭啼啼，到宗人府来喊冤，说是那个宗室，或者觉罗在外面生的。找了本主儿来，十个倒有九个不认。那一来，好，寻死觅活地闹吧，听说，真有人身上揣了毒药来的。”

“象这些事，不会无因而至，事先总有风声。殿下不妨先派人查一查，不等人来闹，先想法子弭患于无形。”

“不错，我也打算这么办。”平郡王突然问道：“四舅学过‘国书’没有？”

所谓“国书”就是满文，曹頫学过却不精，深怕是平郡王有关于这方面的差使派给他，力所不胜，辜负委任，因而答说：“不大会。”

“照样写几个字总行吧？”

“那还能凑合。”

“好！”平郡王说：“我有点小事，可也是大事，拜托四舅。明儿一早，请四舅跟我一起上衙门。”

“是。”曹頫又说：“我在华嘉寺胡同伺候好了。”

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：都统公署在西城华嘉寺胡同，所以曹頫如此回答。不道福彭指的不是此处；而是他绝少去的宗人府——他是宗人府的右宗正：西城正黄、正红、镶蓝，以及他本旗镶红旗的宗室、觉罗，都在他的管辖之下。

这就非得到王府来会齐了一起去不可，因为曹頫不仅对宗人府不熟，甚至从未去过。

曹 是革职的内务府员外，所以穿的是便衣；好在郡王仪从甚盛，找顶大帽子一戴，跟在平郡王身边，谁也不曾注意到有个“废员”被夹带入府。

右宗正的签押房在西跨院，北屋五间，三明两暗，暗间带着套房。由于事先都已说明白，曹頔跟平郡王进了西头那间屋子，只管自己钻入套房，放下门帘，坐在北窗前，凝神静虑，细听动静。

“周老爷来了。”他听见玉格在回话。

“请！”

曹頔知道，“周老爷”单名廉，是宗人府府丞。宗人府自宗令、左右宗正以下，一直到笔帖式，不是宗室、觉罗，便是满洲，惟一的例外是，承上启下，总持庶务的府丞，定制为“汉缺”。这周廉是举人出身，大舌头的江宁口音，曹頔听来特感亲切。

“王爷交代的名单，提调、誊录开好了；纂修官的名单，已经催翰林院开送，大概一两天之内，也可以送到。”

“费心，费心！”平郡王很客气地说，“周老爷在这里几年了？”

“五年半。”

“那历俸也该满了吧？”

“是！”周廉答说，“一时没有缺可以升转。”

“外官呢？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周廉似乎有不知所答之势；但突然很快地说：“这得请王爷栽培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这趟十年一举的大事，等功德圆满了，我替老哥想法子。”

“多谢王爷！”接着，听得步趋踉跄的声音，大概是周廉在请安道谢。

“这回开馆，用人很多，照老哥看，哪件事最要紧？”

“自然是慎密第一。”

“老哥明白这一点，我就很放心了。”平郡王的声音显然很欣慰；接着是告诫的语气：“只要做到慎密二字，老哥外放这件事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接着是谈与玉牒无关的公事，曹頔不必关心，一面想自己的事，一面将随身所带的“卷袋”打了开来，取出笔墨朱砚，在靠窗的桌上摆好，坐下来调墨试笔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听得门帘响动，回身看时，平郡王亲自端了一碗茶来，急忙起身；只见平郡王示意禁声，便不敢招呼，双手接过茶碗，搁在桌上。

“周府丞很开窍。”平郡王压低了声音说。

“那是殿下开导之功。”

平郡王得意地一笑，正待发话；听得外面有响动，急忙走了出去。接着又听得周廉的声音，是把平郡王要看的玉牒送来了。

其中的两本，很快地转到了曹頔手中。他还是第一次瞻仰作为皇室家谱的玉牒，黄绫封面，红绫包角；一翻开朱墨灿然——现存用朱，已殁施墨。第一本是康熙五十六年所修；当今皇帝，在那时还是雍亲王，爵名之下有两个小字：“五子”；曹頔只看“第四子”，名为“弘历”，记载的出生年月及生母是：“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，媵妾李氏，内务府护军营马兵李奎之女所出。”

第二本是雍正元年所修，弘历的身份已变为“皇四子”；

他的生母李氏，被称为“热河行宫女子”。曹頔的任务，便是来改变弘历的生母的身份。

这得整页抽换。他取一张印着朱红格的空白玉牒，仔细比对了纸色黄白，又仔细调好了墨色浓淡，然后用正楷从头写起。写到“皇四子弘历”，在出生年月日下，改为“熹妃钮祜禄氏，四品典仪凌柱之女所出。”

先写汉文，后写满文，写完校对无误；然后取出剪子、钉锥、大针与黯旧的黄丝线，小心地拆开原本，将新改的一页替换进去，依照原样装订。另一本如法炮制，一切妥当，收拾残局，大功告成，日色已经近午了。

平郡王是早就悄悄在他身后坐等了，此时接过那两本玉牒，前后左右仔细检点了一遍，满意地笑道：“周府丞大概做梦也想不到此！”

“如果！”曹頔低声问道：“如果他发现了呢？”

平郡王沉吟着不作声；好久，才点点头说：“四舅你提醒了我。等他发现了，如果先来问我，自然没事；就怕他私底下查问，一张扬出去，所关不细。还是我先告诉他吧，不过不必在今天。”

于是平郡王复召周廉，将玉牒交还，道是一时看不完，改日再看。

“王爷，”周廉试探着说：“带回府里，慢慢儿看好了。”

“不！”平郡王的声音很坚定：“在这里看玉牒，是我分内的权限；带回去看，岂不是‘大不敬’！”

“大不敬”是灭族的罪名，周廉不由得一哆嗦；急忙应声：“是！是！玉牒是何等尊贵的文献！理当敬谨处理。”

看他这惶恐的神情，平郡王有把握了；当即微笑说道：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说完起身，廊下伺候的护卫——包括王府编制中应有的太监，传呼“提轿”。一时收衣包的收衣包，理什物的理什物，而曹頌就在这乱轰轰的当儿，悄然而出；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又让平郡王“夹带”出去了。

第二天，平郡王又到了宗人府；首先注意的就是周廉的神态。冷静观察，一无异状，便吩咐再拿玉牒来看。

“喔，”平郡王等周廉亲自捧了玉牒来，却又说道：“我还得看看底册。”

“是！”

等周廉又亲自去捧了底册来时，平郡王已将玉牒翻到抽换的那一页，摊了开来在坐等了。底册一到，不取红面的“觉罗”，只取黄面的“宗室”；黄面底册之中，又只取康熙五十年的那一本，很快地翻了几页，倏然停手，定睛细看。

看的是有关皇四子弘历的记载。记载是连续的，第一行写的是“雍亲王第四子，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，生于热河行宫草房，生母系内务府女子李氏；收生稳婆不详。”

第二行写的是：“康熙五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奉上谕：雍亲王第四子着命名为弘历；准入玉牒。”

第三行写的是：“同日奉上谕：雍亲王第四子弘历，准由雍亲王府格格钮祜禄氏收养。”

第四行写的是：“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庄亲王口传上谕：皇四子弘历生母写为熹妃钮祜禄氏。”

第五行写的是：“雍正十一年正月十八上谕：皇四子弘历封为宝亲王。”这一行墨迹犹新：因为只是一个月以前的事。

平郡王拿右手食指指着看下来，一旁侍立的周廉，不由得有些嘀咕，不知道他何以有此认真的神情？回想了一下，在他任内，任何记载都亲自审查过，决不会错；因而泰然了。

“这跟玉牒不大符。”平郡王用困惑的声音说：“还是玉牒跟底册不符呢？”

周廉大为诧异，“请问王爷，”他说：“怎么样不符？”

“你看这一条，”平郡王指着底册第四行：“这一条是雍正元年修玉牒以后所记的，说皇四子生母写为熹妃；可是玉牒上已明明记着四阿哥的生母是熹妃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这，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周廉一面比对底册与玉牒：一面结结巴巴地自语着。

“你别着急！不见得是你的错。”平郡王安慰他说：“咱们慢慢儿琢磨。”

听这一说，周廉略感宽慰，将因细看册籍而弯下去的腰，挺直了说：“王爷明见万里，玉牒上有毛病。”

这时是平郡王心里跳了一下，但仍是很从容地问：“毛病在哪里？”

“照规矩，雍正元年修的玉牒，得把以前底册上所录的上谕，并成一条：不会记成四阿哥的生母是熹妃钮祜禄氏。”

平郡王深深点头，“照你说，”他是闲谈的语气：“这一条应该怎么并法？”

“应该……”周廉想了一下说：“应该是：皇四子某某，生

母内务府女子李氏，于某年月日生于热河行宫：康熙某年月日奉上谕，准由雍亲王府格格某某氏收养。”他略停一下又说：“这一来，宝亲王的身份变化就很明白了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可是！”平郡王问道：“修玉牒怎么未卜先知，知道有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的上谕，四阿哥生母写为熹妃；预先就写得明明白白？”

“这就知道了。”

“哼！”平郡王冷笑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该问谁？”他将翻开的玉牒与底册都合拢，正色说道：“当着你的面，我把它封起来请旨。”

周廉吓得面无人色！玉牒与底册不符，总有一样是伪造的，伪造的当然是玉牒。在什么时候，出于什么人之手，一概不知，可是典守者不得辞其咎；看来脑袋非搬家不可了。

想到这里，顿觉冤沉海里，不由得用带哭的声音申诉：“王爷，说来你老不会相信；从我到任以来，无事决不会请玉牒出来，看着消遣。锁玉牒的箱子，倒是每半个月查看一回，毫无异样。倘说玉牒有毛病，也不是我手里的事。”

“那么是谁手里的事呢？”

“这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

“你不敢说，我问谁去？”

“王爷，”周廉双膝跪倒，“你老不替我伸冤；我这冤可就无处去诉了——王爷知道的。”

“起来，起来！”平郡王伸手相扶：“我也明白，你当差很谨慎。不过事情出来了，你逃不了责任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咱们从长计议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周廉心头一宽，因为平郡王作了休戚相关的表示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不过，他亦不敢执着于这一点，只说：“王爷明见。”

平郡王不答他的话，站起身来，踱了一会方步，走近周廉时，自语似地说：“其实既有雍正二年三月二十五的上谕，玉牒上这么写，倒正是遵旨办理。不过底册上的痕迹太明显。”

周廉把他的每一个字都抓住了在口中咀嚼：嚼出滋味，失声说道：“改底册迁就玉牒，不就完了吗？”

说完才发觉，光是自己的这一句话，便定死罪有余；但话已出口，徒悔无益，只紧张地注视着平郡王。

“这亦不失为一策。”平郡王慢条斯理地说了这一句，昂首上望，不知在考虑些什么？

周廉也沉着了，心里在想，平郡王一定有花样，且等着他；反正他说过了，他也“脱不了干系”，天塌下来有长人顶，要着急，也还轮不到自己。

“这件事，要做也可以。”平郡王毕竟开口了：“不过，不是你我两个人的事。”

周廉不明白他的意思，“请王爷明示。”他问：“何以谓之不是两个人的事？”

“改底册总要找人，不就有第三者知道了？”

“这容易，我亲自动手就是。”

“有康熙年间的笔迹……”

“这不要紧。”周廉抢着说：“除了王爷，谁能来查底册上的笔迹？”

终于开口了，“事到如今，别无他策。”平郡王说：“只好

照你的法子办。不过，法不传六耳；我看，你老哥辛苦一下，就在这里，把事情办了吧！”

周廉倒是想躲个懒，另有极亲信的人，可以代劳，但“堂官”如此吩咐，不敢不听。当下找了笔砚纸张来，如玉牒所载，在底册上写明弘历的生母为“雍亲王府格格钮祜禄氏”。删了好几条记录，地位空出来好几行；好在是整页抽换，底册又是行草，扣准行格，字写大些，填满一页，刚好与下文接榫。

“玉格，”平郡王径自处置，“取针线来，把册子重新钉一钉。”

“衣包”中带得有针线；线有棉线、丝线；丝线中还有明黄的，这本是御用之色，但平郡王曾蒙“赏穿黄马褂”，如果有个纽襻脱绽，得用明黄丝线缝缀。原是备而不用，以防万一之物；不想此刻倒用上了。

及至玉格抽换了底册，细心缝好；平郡王检视满意，微笑着问周廉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天衣无缝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”

“不错，一点都看不出来；就怕有人知道内幕，私下传说。”平郡王正一正脸色，翻到新换的那一页，“如今是我迁就事实，帮着你作弊；你得记住，这是你的亲笔！”

此言一出，周廉色变；将前后经过细想了一遍，恍然大悟，是中了平郡王的圈套了，如今“真赃”俱在，一出了事，平郡王可以抵赖，自己是赖不掉的。

这样转着念头，脸上青一阵，白一阵，颜色非常难看；平郡王体会得到他的心境，从容说道：“祸福相倚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说得好，‘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’。只要平平安安交了

这趟差，你转‘大九卿’也不难。”

听得这一说，周廉心里那股吃了哑巴亏的闷气，顿时消散，心想，既然他有此表示，索性就敲钉转脚，弄实在了它。

“‘大九卿’是‘三品京堂’，求之不得。不过，回王爷的话，母老家贫，倘蒙王爷栽培，能把我放出去，让家慈过几天舒服日子，全家大小，都感王爷的恩德。”

看他是很认真的神情，平郡王知道此人可以收服了，想一想问道：“你现在是正三品，外放有什么缺，是你能补的？”

这一问，周廉愣住了。实缺道是正四品，不能降官；此外只有当监司、布政使从二品，按察使正三品，但掌管一省的钱粮、刑名，非特简不可，只怕不是平郡王所能帮得上忙的。

他还在考虑，平郡王倒已经替他盘算好了，“你得先转‘京堂’，才有外放监司的资格，藩司既掌财权，又管用人，如果跟督抚没有渊源，不容易处得好；臬司管刑名，捞钱倒容易，但会出事，你家老太太的日子不会过得舒服。只有从三品的盐运使，品级上虽委屈一点儿，总也还说得过去。”

“盐运使”三字入耳，周廉心头“崩咚”一跳。不说两淮，只一任长芦盐运使当下来，宦囊所入，下辈子都吃不完。命中有这么一步运吗？他怀疑地自问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会替你想法子。”平郡王沉吟了一下又说：“如果我在军机处，一切都好办了。看你的造化吧！”

弦外有音，略辨一辨是平郡王自道可能入军机。然则

凭何因缘入军机呢？当然是将这趟“玉牒馆总裁”的差使，干得十分圆满，能让皇帝满意。

转念到此，周廉又惊又喜。他在宗人府好几年，对亲贵宗室的情形，相当清楚，平郡王年少多才，脾气也不似他父亲老平郡王讷尔苏那么僵硬。皇帝因为老平郡王不识抬举，特意革了他的爵，命福彭承袭，便有存心培植的意思在内。而况这位小平郡王与宝亲王弘历从小在上书房一起读书时，便亲如手足；而宝亲王将来必继皇位。有这样好的一条路子摆在面前，而竟不知道去走，真正愚不可及。

“王爷，你老入军机是指顾问事。”周廉一脸的诚恳与感激，“王爷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，我决不假手于人，亲自去办。”

这就是对那句“法不传六耳”的答复。平郡王心里自然也很宽慰，想不到只用了小小的手段，便将周廉收服了。

于是他点点头说：“将来托你办的事很多。你的劳绩一定不会埋没。”

公事很顺利，家务却很烦心。老平郡王当初跟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、恂郡王胤禛不和；皇帝原以为他会秉承意旨，检举恂郡王在军前种种“不法”情事，就让他接抚远大将军的金印。哪知讷尔苏不买帐。皇帝一怒将他调回京，派了“管理上驷院”的差使。讷尔苏自道成了《西游记》上的“弼马温”；这句自嘲之语传入皇帝耳中，索性削了他的爵。但这个爵位是“世袭罔替”的“铁帽子王”，皇帝能削他的爵，却不能将此爵位取消，因而福彭顺理成章地登上王位。

由于平郡王是镶红旗的旗主，讷尔苏虽无爵位，在旗

下旧部看，仍旧是“老主人”。皇帝要割断他的这重关系，就只有再加一重惩罚：“圈禁在家，不许出门。”

不出门干什么呢？玩古董、养鸟、养狗、养蝓蝓；找了些人来唱“子弟书”。这都是花钱的玩意；一份郡王的俸禄，两位“王爷”花，自然是捉襟见肘。这就是福彭烦恼的由来。

讷尔苏当然也知道长子的苦衷，有时候只有自己想法子，常找一个在廊房头条开古董铺的沈四替他借钱。借了几次，不能如期归还，沈四就有戒心了。

元宵的第二天，讷尔苏又将沈四找了去，“这几天穷得要死。”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替我借几两银子使。”

“回王爷的话，大正月里，实在为难。”沈四愁眉苦脸地说：“倒是有两三个熟人，新年手气都不好。”

“我不管。”讷尔苏跟沈四熟得可以耍赖，“你得替我想法子。”

其实，沈四这时已想到了一个金蝉脱壳的法子，故意攒眉苦思了一会，方始说道：“喔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了。接曹家的隋织造，交差回京了；他家有好些古董，何不到他家要几件，我替王爷去变钱。”

“你是说隋赫德？”讷尔苏说：“他受过我的好处；听说在任上很捞了几文，跟他要几件古董也不要紧。好，我叫六阿哥跟你去。”

讷尔苏有七个儿子。说也奇怪，庶出的老二、老三、老五，却都不育；唯有嫡福晋曹佳氏——曹寅的长女，曹雪芹的姑母，所出的四子，除了老七福端直到十四岁才夭折外，其余都长得很好。“六阿哥”名叫福靖，与曹雪芹同年